半截钥匙

一
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对于她二十三岁、离群索居的生活来说，这场暴雨来得有些突然了。夏夜，房间里一片漆黑，通往走廊的窗大开着，雨密集地敲打着铁皮顶。旋转的红光不时掠过天花板，工人们在抢修电线。她很想扯开房门晾到走廊的护栏上——锈水流过白睡衣——但是皮肤融化般黏住了竹席。她只能努力抬起脖子瞧向书桌。摆在窗前，点着一盏台灯。

停电强制中止了她的生活，无论是没写完的报告还是未及观赏的电影。其实负责任一点地说，大功率充电宝就躺在床头柜，应急灯也摆在餐桌上，用点心甚至能布置出浪漫的氛围。但它们都没电就好了，就像小时候会借口发烧逃避作业一样。刚停电时她还小小雀跃了一会儿——可漆黑逼仄的房间和充塞的燥热很快就令她陷入了一种无力感——有理由不做的话，什么都不想做。

但她依旧点亮了书桌上的台灯。从去年八月份，她刚读研究生而搬进这里时就开始了。她的隔壁，走廊尽头的一户，是一位高中生。每天早晨先是锁芯清脆的跳动声，接着窗前掠过蓬松的短发，这时她才刚睁开眼睛。而夜晚，直到十一点才能听见楼梯砰砰的震动，不过这时她一般仍坐在电脑前。最初的一个月台灯并不经常打开，因为电脑屏幕会反光。但一天晚上，十二月末，走廊的铁板地上覆盖着一层薄冰。她因为要整理实验文档久违地点亮了台灯，低头翻看时，又听到楼梯的震动。于是看向窗外,那里移动着高中生的侧颜，微笑着，低头看向脚下。面容在双层玻璃间变得透明，缓慢坚定地移过了整扇窗。从那时起，台灯便每晚都亮着，直到高中生打开房门。

今晚即便已经躺在了床上，她仍在留心听着屋外的响声。不过暴雨没有减弱的势头，一切声响被吞没在铁板的嘈杂中，连蝉鸣也听不见。那名高中生是不是已经到家了呢？可就算听不到楼梯声，开关门的震动她总能感觉到吧。她从枕头下抽出手机，现在已经十一点十三分了。她会不会没带伞呢？但……她坐了起来，刚想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伞，却觉得自己有点过于多管闲事。她一个人生活太久了，或许并不是太久，而是她从来就不适合独居。

正当她着手反思自己满是试错的人生时，走廊隐约传来一阵沉闷的脚步，她盯着窗——长时间的暴雨声——一团影子闪过。她以为是看错了，却袭来一声脆响——停顿——铁栏杆剧烈的颤动。有什么事不对。她从床上跳下，刚想拉开门，却疑心是别的人——又对突如其来的同情心感到可笑——于是按捺住冲动，余下的只有漫长的、永无尽头的暴雨声。

二

以往她半开玩笑地和朋友吐槽自己的人生时，总会提到“一个契机”。一个能一举令她摆脱某种困境的契机，可能是一张中奖的彩票——“不去兑奖又怎么知道它中没中呢？”——所以她改口成一张被刮开过的彩票。

雨仍旧没有变化，像单调的白噪音。哪怕有一声脚步，一声蝉鸣，她都可以跳到窗前，看见靠着栏杆失魂落魄的高中生，然后顺理成章地打开房门迎她入屋。但门把手上只停留静谧的光。忽然她笑了——上半身的影子强硬地挤满墙面。她伸出手，被拉长的手影在门把上弯折。小心地旋转，雨声分明，直到手腕生疼。这时，门闷响，飞快的三声。

她跳下床，跨到门前，地面温热。不带犹豫地旋开门，忘记了先看门镜。但是没有关系，随着冰冷的穿堂风，她也觉得没有必要。门外站着那位高中生，低着头，背过手，快速地说些什么，似乎在向她借手机，并不重要。短发被打湿紧贴耳朵，校服拧在身上滴着水，羞怯的、生怕别人知晓自己内心的语气——不出所料，令人些微失落。但随即意识到自己的薄情。

高中生小心地用指尖捏住手机，凑近耳朵，沉默。泥水沿着指肚流出痕迹。暂时无人接听。她耳朵发烫，确信邻居姐姐也听见了。于是盘算着尽快脱身的说辞，是去宾馆还是去找一个有求必应的朋友呢？

“父母没接电话吗？”知道了结果的询问显得那么疏远。

“啊？不是，我没给妈妈打电话。我给开锁师傅打的。”在借手机时没说清楚吗？

“嗯，这个点他们应该都睡觉了。”姐姐靠着门框，身体前倾，双脚没在灰色的阴影里。她说话时，会有薄薄的光在头发边缘跳动。宽大舒适的睡衣披在肩膀，只在衣摆有细小的褶皱。说话的间隙，高中生不小心瞥向房内，姐姐身侧的灯光打亮了床铺、沙发和分隔厨房的推拉门。表面都泛着光，和每晚被映亮的铁栏杆一样。这时她觉得自己编织谎言的行为是那么不可原谅。

姐姐问了她接下来的去向。即便是临时编造的、断断续续的说辞，她仍令姐姐相信了。于是转身，向楼道走去——她甚至没等姐姐道别——方才的话语逼迫她离开。她不想再遇见姐姐的视线，加快了脚步，但是一阵鲜腥味不受控制地窜了出来，姐姐迅速盯住她——高中生的校服背后，有一片深色污渍——那不是影子。于是跳出门框，踩过哗啦作响的水洼，未及说话便抓住了高中生的手臂。

高中生回过头时，她也不知道说什么。她可能被看成了一个神经病，一个坏人，想对一名高中生图谋不轨。她尝试轻轻松开，却发现自己的动作有些僵硬。手指和皮肤间夹着泥水，雨滴流过她的指甲，这时放手的话，像是在甩开脏东西。

“你……进屋换身衣服吧，顺便拿把伞。”她的声音像在水底。

“但是……”

“外面的雨那么大，就算你朋友真在等你，这一路也不好走。”她不想以这种方式提到高中生的朋友。

高中生没办法再对姐姐说谎，于是选择沉默。当姐姐的手移向她的手心时，她顺着轻微的拉力凑向姐姐——眼睛在阴影里闪着，周身是好闻的洗发水味。她也好想洗个热水澡。这时姐姐转过身，她看见，姐姐没穿鞋子，踩过墙根的水洼。

三

台灯闪了一下，没方才亮了。她们关上门，屋子里散开焦黄的光，两团巨大的影子在墙壁挪移。姐姐在翻找着衣服。没说一句话。她的手跳跃过门后面满满当当的衣架，打开橱柜，在里面寻找，这时她的睡衣就会垂过膝盖。

高中生站在床前，或沙发边上。她环抱双臂，尽力把雨水留在怀中。鞋子也是，湿漉漉的，不敢移动。脚下洇出小小的圆，她扫了一眼，又紧盯着姐姐。其实她满可以要一双拖鞋的，但一开口就想询问姐姐的名字。

“衣服。还有内衣。家里停电不能洗澡了。换下来的就扔在洗衣机上吧。”

“啊，谢谢谢谢……”她接过软软的一叠，并没去看，而是望着姐姐面容——磨着两人的影子——说：“我叫明姜。”

姐姐笑了一声，身子明显放松了，说道：“叫我秋良吧。或者别的什么。”

走进洗手间时，明姜依然忘记了要一双拖鞋。

门边的台灯不足以照到这里。明姜只勉强看清了浴缸的位置，踩进去时发现是木桶——有些温热，但很干爽。她动了动脚，踩到细小的尘粒，鞋子里的泥水把姐姐的浴缸弄脏了。这里也有好闻的洗发水味。但是没有电和热水，姐姐是怎么洗头的。

脱下衣服，脏东西仍留在皮肤上。正想把校服揉在胳膊上时，卫生间的门被敲响了。

“明姜，毛巾忘记给你了。”

明姜从门缝里接过毛巾，揉了揉头发，打湿之后仔细地揩着自己双臂、小腿上的泥巴。手指摸到蛇皮般的表面，细致地移动，确定形状，再用毛巾胡乱挤压，想连着那层皮肤一起褪去。搓动毛巾和姐姐翻找衣服时的声音很像。不把自己擦干净的话，就不能穿姐姐的衣服。

递过毛巾后，秋良躺在床上。迅速想了一遍明姜需要的，似乎并没有遗漏。刚才叫她名字的语气好像长辈，其实自己不比她大几岁。她轻松地坐起身，今天是周六，明天早上高中生应该会有半天休假。今晚就让她在这住下吧。

秋良又开始在房间里转着，她从衣橱里抽出枕芯，不管枕套了，平平整整地摆在床边，但觉得有些可笑，就随手扔到了沙发上。反正开不了空调，也用不到被子。倒是竹席，明姜睡着是不是还会有些热呢？她又把床尾揉成一团的被子丢到沙发上。

若有若无地，她又闻到了那股腥味。

秋良只是顿了下，继续布置床铺。明姜走进卫生间时，她的背后似乎只是一团污渍，像是锈迹。但令她略微安心的是明姜的声音，和借手机时完全不一样。即便她真的遇到了什么很大的事情，也不是无法解决的了。

明姜是光着脚走出来的。忘记给她拖鞋了。

雨声小了。房间里黑魆魆的。直到关上了灯，她们才开始聊天。

“姐……秋良姐，”明姜躺在床上，余光瞥向沙发，想了一阵，“谢谢。”

“不用。今晚听你说很多遍了。”

“秋良姐。”她纠结着如何解释为何至此，这时，空调刺耳地“滴”了一声。

房间被完全点亮了。她们的影子这时变得很淡。

明姜正适应着光亮时，听到一串敲击键盘的声音，突然周围又暗了下来。秋良关掉灯，但顺手打开了空调。凉风吹动明姜腿上的水珠。

“就当没来电吧。你刚才想说什么？”

“啊，我明天早上没课。”

“嗯。好好休息。午饭时我叫你。”最后一句有些多余。

道过晚安，明姜听到秋良翻身的衣料摩挲声。她小心侧过身，望着沙发。那里仍然黑洞洞的，但是却能想象到秋良蜷缩胳膊，侧身微微呼吸的样子。就像秋良姐不愿意承认已经有电，明姜决定不提起扔在栏杆边的书包，和掰断于门锁里的钥匙了。